



一个高敏感的作家对世界的感知,跟一个普通人到底有多大差别?

比如让我在某一个下午,坐在一个安静的英国老式乡村的客厅,我会看到光与影,窗帘、花瓣、壁炉、书橱、红色和金色描画的漆柜。而在伍尔夫的笔下:“我”感觉自己像是顶着草叶、趴在树林里的博物学家,暗中观察着那些最易害羞的动物——獾,水獭,翠鸟,它们轻松地走来走去,浑然不觉。这与眼前这个安静的客厅有何关系?于是我们看到了令人震撼的比喻。“那个下午的房间,也是如此充满了一些羞怯的生灵:光与影,撩动的窗帘,坠落的花瓣——凝神去看,又似乎什么都没发生。”灵动变幻的光与影、在风中舞动的窗帘、凋零的花瓣,竟然被比成了害羞的“獾,水獭,翠鸟”,“静物”成为“动物”。于是这个安静的空间顿时有了灵性,但这灵性仍是轻盈、羞怯的。但是安静的老式住宅,突然又成了舞台:“那些看不见的存在。它们盘旋着舞过地板,像鹤一样脚提得高高的,轻盈迈步,尾巴摆动,喙四下点啄,仿佛一群褪去了周身粉红的优雅的火烈鸟,或是一群尾翼镀成银色的孔雀。”最后,房间里涌入了深蓝冰凉的海水:“空中有隐隐的亮暗浮动,好似一只墨鱼猛地把空气喷成了紫色。”

这还是一个房间吗?我环顾自己的房间,虽然完全没有英国老式乡村客厅的高贵典雅,但也填满了各种似乎有灵的“物”。它们又在以什么隐秘的方式,将我的房间变成一个“生物体”呢?我也许该给它取个恰当的名字?“房间满载着自己的喜怒、嫉妒和悲伤,被情绪笼罩,就像人类一样。屋

里的每一个瞬息都在改变。”

伍尔夫的短篇小说《镜中女士》,主要目的当然不是要展示一个房间的灵性。她是以此和外厅那镜中稳固的永恒的寂静作对比。而屋子的主人伊莎贝拉·泰森,似乎也正对应着这客厅内外的对立与复杂。表面上看,这位五六十岁的女人像她的客厅一样,衣着优雅,爱好园艺,生活优渥,内心充盈,见识颇广:“她很有钱,很出众,她有许多朋友,她到处旅行——在土耳其买地毯,在波斯买蓝色的陶罐。”但实际上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?“在这关键时刻,一朵云飘来,遮住太阳,

●小说中的衣食住行

镜中空无

周春梅

模糊了她的眼神——是嘲弄,还是温柔?是智慧,还是木然?我只能隐约看见她脸庞的轮廓,她正仰起脸看向太阳,容色已减,但依然秀美。”

“我”这些描述、观察、猜测,都被放在一个背景之下:“半小时前,房子的主人伊莎贝拉·泰森,从那条草间小径走下去了。她穿着薄薄的夏裙,挎了一只篮子,渐渐走出视野,走出镜子的镀金框外。”而“我”渴望捕捉并表达出来的,是她身上更深入的部分,那在精神世界就像呼吸之于肉体一样重要的部分——她真正的喜或悲。

其实,之前镜内镜外的世界那“诡异的对比”,已经暗示了小说的结

局,人物的真相。小说的结尾揭示出赤裸裸的冷酷真相。“她身上附着的一切都脱落了——云雾,裙子,篮子,钻石——那些应称之为爬墙虎和牵牛花的东西。这才是底下那堵坚硬、确凿的墙。这才是这个女人本身。她赤裸着,站在那道无情的光里。而她其实什么也没有。”伊莎贝拉其实已经完全是个空壳:“她没有心事,也没有朋友。她谁也不牵挂。她站在那儿,又瘦又老,手臂上爆出青筋,布满皱纹,高高的鼻子,皱起的脖颈。”而小说里多次提到的那些神秘浪漫、暗示着她丰富情感史的信件,实际上不过是账单而已。

生活中到底有多少这样的空心人呢?无论是镜中还是镜外,男士还是女士。体面的外表下,其实是一片空无。伍尔夫以如此奇幻的方式和独特而准确的意象,揭示出一种可怕的人生。那她自己呢?我大胆猜测:她是否也把伊莎贝拉当作她的一重镜像?至少是多重镜像中的一种。正因如此,她担心自己最后心智失常,徒具形骸,所以用自沉的方式切断了这种可能性?

我还读到过关于作家更深刻的推论:那种令她成为伟大作家的感知力,和她所感知到的世界的空无,是一体两面。她活在一种极度亢奋的、万物有灵的状态中——而这种状态的另一面,就是那种极度的空:当感知的潮水退去,当“爬墙虎和牵牛花”凋零,底下就只有“又瘦又老,手臂上爆出青筋,布满皱纹”的赤裸存在。她不是害怕变成伊莎贝拉。她可能已经无数次感觉自己就是伊莎贝拉——在那些“什么也没有”的瞬间。

面和她对峙。

这段剧情在剧集播出多年后意外翻红,核心原因是角色情绪的真实释放,密集的台词搭配紧凑的节奏,既让观众积压的情绪找到了合理的影视化宣泄出口,也让护女的母亲形象更具感染力。再加上网友们对这段剧情做了各类方言配音、翻拍模仿和二次创作,传播范围也被进一步扩大。

上,遮蔽了孩子的心光,令其看不清前行的方向。

那么,读书学习究竟为了什么?《大学》给出答案:止于至善。也就是奔赴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境界。

这份境界,可以分为四层。其一平天下,并非征服天下,而是尽己所能,为世间安宁贡献力量。其二治国,便是心怀家国,把个人成长同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。其三齐家,家风是家庭的根基。良好的家风成就家长,好的家长滋养家庭,家庭又成就孩子。其四修身,修养人格,涵养品性,强健体魄,修好自身,才是一切的起点。

学习的初心一旦偏离,往后择业处事、婚恋家庭,乃至下一代的教育,都容易随之出现偏差。错误的认知会在代际之间传递,人们在浮躁之中盲目奔走,却迷失了本心。家风教育,就是拂去落在心上的尘埃,守护孩子本真的心光,让孩子立住根本,循着至善的方向踏实成长。

《菜根谭》中有句话颇为深刻:“势力纷华,不近者为洁,近至而不染者尤洁。”此言犹如一面明镜,映照出人性品格的两种光辉——一是“避世之洁”,选择远离污浊以保全自身的纯粹;二是“入世之洁”,即便近污泥亦不为所染。

“不近纷华”,体现了一种审慎的智慧与清醒的选择。“纷华”如网,常以光鲜之姿缠绕人心。古有达官显贵沉醉于权位之“纷华”,在财气酒色中流连忘返,最终落得“华堂倾覆”的结局;今有腐败分子经不起权力、金钱、美色等“纷华”的诱惑,在迷失初心中走上不归路。但也有不少智者贤人,能够洞察“纷华”背后的风险,选择一条清寂宁静之路,如陶渊明不为官场“纷华”所扰,毅然归隐田园,吟出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千古绝唱。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、享乐主义和奢侈之风不绝的今天,学会“不近纷华”,为心灵开辟一片“缓冲地带”,应当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必修课。

如果说“不近纷华”是一种静态的守护,那么“近至而不染”则是一种动态的超越。为政清廉者,既要有“不近”的志向,更要有“不染”的功力。若能臻于此境者,必然受人景仰。北宋名臣范仲淹,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,近“权势”而不慕,近“纷华”而不染,在波谲云诡的仕途中坚守着道义与理想。这种“近至而不染”,源于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,无论何时何地,都明白自己要走什么路,外界的纷扰与诱惑绝不能使其偏离方向。

欲做一个“洁”者,必先选择“不近纷华”,不在河边走,自然就不会湿鞋;但若由于种种原因而非得走在“河边”时,则须“近至而不染”,以强大定力摒弃各种非分之想、拒绝各种非义之利,始终保持“洁”的风骨与边界。“不近纷华”划定了守护纯粹的边界,其清高值得敬佩;“近至而不染”则指明了保持心灵高洁的底线,其坚毅值得赞赏。

在五光十色的现实世界里,我们既要有“不近纷华”的清醒选择,也要有“近至而不染”的笃定持守,在“纷华”深处构筑起一方属于自己的精神壁垒。“纷华”是试金石,“不近”与“不染”是真本色。当心灵修炼出足够的光泽与密度,污泥浊秽便很难附着其上。或许,这正是“洁”所彰显的精神光华。



启事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

『不近』与『不染』

胡建新

